

## 從「大學的理念」看 宗教教育與通識教育 的關係

文／蔡源林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現代西方大學通識教育改革的思潮之中，**現**主張回歸傳統人文主義的通才理想，以平衡十九世紀以來專業化知識分工的時代趨勢，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紀後半葉英國的神學家與教育改革家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的傳世之作：《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852）。該書將大學定位為學習「普世知識」（universal knowledge）的著名論調，仍被今日許多通識與人文教育學者奉為主臬。紐曼捍衛古典人文傳統、反對實用主義與知識的過度分工、強調跨學科的整合知識觀，在當時被視為保守主義的論調，但非常弔詭地，經歷一個世紀之後，在二十世紀後半葉被通識教育學者重新提出，用以矯正現代大學教育因強調科學實證與學科分工而喪失知識整體性與人文精神之流弊。紐曼為集宗教、人文與教育改革於一身的思想家，故其所提出的「大學的理念」，實為吾人反思宗教教育與通識教育關係的最佳範例。

紐曼原為英國國教會牧師與福音派信徒，但對當時英國教會走向世俗化相當不滿，在與牛津大學同道發起宗教復古的「牛津運動」，卻仍難挽回世俗化的時代潮流之後，決定改宗天

主教。紐曼稍後獲教廷任命為樞機主教，並被派往愛爾蘭創辦一所天主教大學，正是這樣的機緣，使其思索如何創辦一所兼顧古典學術傳承並適應現代趨勢的新式教會大學，才有《大學的理念》問世。

紐曼所處的時代正是西方教育體制面臨轉型的十字路口，當時「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思想抬頭，挾著英國工業革命的餘威及資本主義經濟的興盛，許多自由派學者企圖將大學教育改造為實用知識與專業人才的培養場所，並抨擊英國最具歷史傳統的高等學府：牛津與劍橋，仍然延續中世紀以降的古典人文教育，乃是保守反動的作法。有趣的是，紐曼對傳統人文教育的捍衛，不是一味地以復古為尚，退縮到中世紀的經院傳統，而是立足於與功利主義相同的價值前提，即近代自由主義的理念。身為神職人員的紐曼，卻不認為一所天主教大學應該像中世紀的神學院一樣服膺於信仰的權威，並使其他知識服務於神學知識，他主張「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基本前提為「知識本身自為目的」，所以中世紀歐洲經院教育讓知識完全臣服在神學教條固然不對，但讓知識臣服於經濟

生產等現實需求的權威，同樣也是錯誤。紐曼預見了宗教權威被打倒之後，人類社會將會樹立某種形式的世俗權威，並將知識臣服於特定的世俗目的。因此，紐曼堅定捍衛大學的自主性，作為知識探索的殿堂，不該全然服侍任何實用目標；知識的追求為人類心智的擴展、主體性的實現，知識探索的過程自然有其回報，為實用目標而追求知識反使人類心靈奴化。紐曼肯定實用知識對人類物質文明提昇的作用，但構成實用知識增長的基礎與先決條件，還是得回歸人自身的價值來思考，也就是以美與善為判準來決定實用與否。紐曼認為：「善與美的東西，必定有用；但有用的東西，不一定是善與美的。」故大學教育的終極目標，在於發展出平衡通識與專業的整體性知識，培養全方位的知識菁英，而古典人文教育為其必要的一環。

紐曼的教育思想，上承中世紀經院傳統的天啓與理性相輔相成的知識模式，前者為和基督信仰有關的各種學科，後者為傳承自古希臘羅馬的古典哲學、文學與科學，並以聖多瑪士的士林哲學體系將兩者加以貫通，強調理性知識發展到極致，人類主體可以追求真、善、美的自我實現、但並非生命之究竟。基於人性中感情與慾望脆弱與易變的特質，常使人類傾向罪惡，故理性自身不但不足以引導人性跨入聖域，甚至可能成為沉淪的為惡工具。只有通過天啓信仰的引導，人類主體才能達到超凡入聖的靈性境界。十九世紀末的西方世界正處於科學實證主義與世俗化的高峰，紐曼的《大學的理念》在當時看來算是保守主義的論調，當然無法挽回西方大學世俗化與專業分工的時代趨勢。其理念被再度引用與落實，要等到半個世紀後，大學的專業主義達到成熟而至物極必反的程度，才被通識教育的提倡者所熱烈引述。

今日西方高等教育能在通識與專業、科學

與人文之間保持某種動態平衡，紐曼及其後繼者所發展的一套通識人文教育的理論與實踐方案，功不可沒。二十世紀的西方大學教育發展方向，應驗了紐曼的憂慮，科學取代人文而為大學教育的核心價值，「普世知識」的理想在學科專業分工之下已遙不可及，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專業領域的發展，既非立基於整體知識觀，也無終極價值來引導，且經常須服務於政治與經濟的需求。通識教育的提倡，可算是現代大學教育對紐曼所期待的「大學的理念」之部份落實。雖然功利主義及實用主義仍為今日高等教育的主導方向，通識教育亦不可能扮演專業教育的指導者及統合者，此與紐曼所期待者當然不同，讓通識與專業兩種課程同時並存，算是退而求其次的折衷方案。

~~援引紐曼「大學的理念」從事通識教育改革最著名的範例，首推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 1899-1977）在1940年代所推動的「芝加哥計畫」。該計畫便是以經典研讀做為通識教育，乃至整體大學教育改革的核心，其具體內容已有國內諸多通識學者論列，不再贅述。這項計畫企圖矯正專業教育的偏頗，要求課程體現自由化和人文化，打破專業藩籬，並以經典而非概論性教材為主要研修對象。但赫斯特的改革方案立即碰觸到專業主義者的反對，並未完全在芝大貫徹，但至少引發對以經典研究為本的古典人文教育之重新重視，此後不少美國知名學府，都有通識課程中規劃一系列西方文明經典課程的具體作法。~~

百年前在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之下，西方模式的大學教育被引入華人世界，從此改變了華人高等教育的整體面貌。但教育制度可以移植，其背後的核心價值與精神內涵卻難以移植。西方大學制度與中世紀神學院有直接淵源關係，所以當該制度面臨現代化、全球化等趨勢的挑戰之後，西方的教育改革者很容易從自

身的基督教傳統找到相關理念來重新確立其核心價值。反觀吾人的大學制度乃從西方引入，且是在民國初年反傳統主義高潮的歷史脈絡中發展，如何從傳統文化找到屬於華人自身的「大學的理念」，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今日國內大學教育以實用知識為尚、功利主義為導向、導致專業凌駕通識、科技凌駕人文的失衡現象、比之西方大學尤有過之而無不及、正是新制度與舊傳統之間無法接軌、並使高等教育服侍於科技與經濟發展之國家目標的必然結果。若為達到實用目標、便會採取效率準則與數字管理為主要操控工具、到處有量化指標來將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進行排序及階層化、以單一標準對所有事物做齊一化的衡量、藉此施予獎勵與懲罰。但如果連培養獨立思考之知識菁英的大學體制也用此種工具理性方法來管理、整個社會恐將無異於一部大型自動控制系統、主體價值的追求難有容身之處。就此而言、紐曼「大學的理念」所提的知識之於人類的終極價值、頗能提供反向的思維。~~

當然在世俗大學不可能全盤引用教會大學的以宗教引導人文、人文統合專業知識的教育模式，但超越世俗的終極價值為何，為現代華人高等教育應思考並取得共識的迫切課題。邁入二十一世紀的國內大學教育，過度專業分工的流弊已很明顯，通識教育雖已提倡近三十年，在大部分的大學中仍處於邊緣地位，且有關「大學的理念」之爭論仍難在高等教育之一面倒的專業主義意識形態中形成重要的公共議題。對許多仍以專業知識培養為大學教育唯一目標者的眼中，通識課程的訂定，不過就是要求大學生去修習其他專業學科的基礎知識罷了，似乎全然不了解通識教育的核心精神為何。不過，至少通識課程的存在已是既定事實，正該好好運用此一有限的空間，重新思考適合於當前東亞情境、與華人的宗教與人文傳統接軌的「大學的理念」。

吾人是否可從固有的宗教傳統中找到通識人文教育的核心價值，甚至成為重建華人世界「大學的理念」之基礎，現在看來或許不太可能。華人的宗教傳統不似西方的基督宗教擁有獨尊的地位，而是多元宗教並存，除儒、釋、道三教之外，尚有基督宗教與伊斯蘭兩大外來宗教已在華人世界落地生根，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民間信仰及新興教派。一方面，這固然是吾人在回歸傳統時很難獲得共同核心價值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這不一定是缺點，反而使吾人在發展通識人文教育時不會陷入西方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的對立，更容易接納多元文化與價值觀。從華人多元宗教和平共存、相互涵融的歷史傳統中建構出符合當前後現代、全球化趨勢之「大學的理念」，反而更符合當代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

當前西方大學通識教育大多採取西方中心主義及多元文化主義折衷方案，基於後者的考量，許多大學都以開設「世界宗教」、「亞洲宗教」等課程，或者《老子》、《論語》、《古蘭經》、《薄伽梵歌》等非西方宗教經典課程，做為培養西方大學生對非西方文明了解的入門之徑。此一折衷方案或許可供國內大學通識教育在課程設計的參考，除了開設華人固有宗教傳統、主要經典的課程之外，可就世界宗教、西方與其他東方文明的經典開設相關課程，以拓展國內大學生的世界觀與多元文化視野。畢竟東、西方各大文明的宗教傳統仍為其社會整合與文化認同的基礎、靈性追求的終關懷，若吾人的大學教育欠缺此一領域，仍然談不上是符合「普世知識」的大學精神，更無法體現追求超越性的人文向度。

~~當代學術思潮從現代主義轉向後現代主義之後、重新體認到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辯證關係、故具有建設性的文化創新必須與該社會的文化傳統保持有機聯結、缺乏傳統根基的創~~

新，徒然造成社會矛盾及主體認同的斷裂，失根的文化群體難以避免外來文化的侵襲而迷失方向，恐將煙沒在全球化的洪流當中。因此，建構華人世界的「大學的理念」，更應從多元豐富、充滿創造力的華人宗教傳統中找到終極的價值取向，方能培養出引領社會大眾走出後現代社會的迷惘與鄉愁之知識菁英。④